

# 澳華新文苑

第1231期(A)



## 一顆悲憫而熾烈的赤子之心

### ——讀吳正詩集《異度驚醒》

我是通過惠人書友會澳洲分會夏曉瓏前會長瞭解到吳正先生的。夏老師對我說吳正先生是她在香港的表哥，我看吳先生的照片有一種莫名的親切，就像一個修行者。後來夏老師將我的長篇小說《迷途》發給吳正先生，他讀後說這是一部成功之作，於我是很大的鼓舞。說來慚愧，我先前只在網上讀過一些吳正先生的小說殘片。兩月前獲贈他的詩集《異度驚醒》，在飛機上讀了一部分，甚為感動，竟至流淚。近日再度翻閱，不吐不快。

吳正先生這本詩集中的詩作其實可以分為幾個類型。一種是描寫人至中老年對人生的感悟。代表作是《遠眺》，《感慨的年輪》，《煙灰缸》，《老》和《探照燈》。這一類作品也大概是最得書名“異度驚醒”四字真意，極是精警。

**遠眺**  
天是一張網，旨在統治  
地是一盤棋，意於佈陣  
又能稱它們作什麼呢？  
日月，山川，飛鷹——  
只知道：  
這尊岩石和  
傲立於這尊岩石上的我  
是一個局外

**感慨的年輪**  
感慨童年過去時  
還有些青春  
感慨青春流逝時  
仍留些活力  
感慨活力都消失時  
總剩些生命  
在未及感慨生命熄滅時  
已搖地滑入了圓心——  
那一團漆黑的旋渦中

**煙灰缸**  
從千百回被灼傷的痛苦中  
提煉出  
一種靜姿  
一種穩態：  
凡燃的必短命  
唯忍者永恆

**老**  
目力短了  
呼吸短了  
時日更短  
唯一樣長  
那是對於來路的懷念  
骨質硬了  
血管硬了  
觀念更硬  
唯一樣軟  
那是面對幼苗時的心腸

**探照燈**  
所以說  
再強大再奮上的生命  
也妄想穿過

宇宙的奧秘和  
死之黑暗的茫茫空間

吳正先生在寫《感慨的年輪》和《老》的時候，年齡大約四十歲。我很驚訝他會寫出這樣的作品。這兩首詩給人的感覺是六七十歲的人寫的。我因此非常敬佩吳正先生，據我所知吳先生修行過基督教和佛教，他的智慧和感受力的確在世人之上。更難能可貴的就是他悲天憫人的胸懷。和這些東西相比，所謂的文學技巧根本不值一提。莎士比亞的十四行詩雖說辭章華麗獨步天下，但是大抵是沉溺於個人的情感生活。沒有太多對於眾生的關懷之情。而吳正先生作為很早資產數億的商界鉅子，卻能關注到普通不起眼的小人物，並且與之共情，令人感動。這，便是修持的力量。代表作便是長詩《一生》。

**一生**

**五歲那年**  
她垢面蓬發  
把一堆泥沙聚起了又散開  
懷中揣著一個斷臂缺腿的布娃娃：  
這是她遊戲的內容  
而這裡是她的家——  
在半山腰的“木屋區”：  
上段有人在溝中撒尿  
下段有人在溝中淘米。

**十五歲那年**  
她成熟了  
發育成婀娜多姿的一株。  
她不是念書的材料  
她沒有念書的家境——  
父親醉斃在街上  
母親轉嫁了他人。  
她在彩燈下披起了舞紗：  
多少毛茸茸的手朝她伸來  
多少淫蕩蕩的眼向她凝視  
她終於習慣了——  
恐懼是暫時的。  
羞恥更不是屬於她那一行！

**二十五歲那年**  
她是金屋的藏嬌  
藏她的是一個六十歲的老翁。  
後來有人找上門來：  
老翁不見了  
門口站著一尊夜母又！  
挨了耳光，揪著頭髮  
她被推出了屋外……  
什麼也沒有留給她  
除了一團  
正在地腹中膨脹著的骨肉……

**三十五歲的她**  
冒稱二十歲  
白天蒙被  
夜間接客——  
這是她的職業。  
她是麻將臺上的幹將  
徹夜緊張熱戰  
喚上來一碗雲吞面。  
充作宵夜……  
清晨地下樓去  
伸著懶腰，打著呵欠  
將早飯當成了晚餐。

**四十五歲那年**  
她竟萌發了愛情的幻想  
她感到了十八歲的芳心激蕩：  
她認識了一位元後生  
他曾是她的顧客。  
她那仍有彈性的胸膛  
和一份可憐的積蓄  
是對方迷戀的目標。  
然而，吸引不會長久  
當他席捲而去時  
拖腿的哀哭  
已軟化不了冷硬了的心腸……

**五十五歲那年**  
她是一位兇惡“包租婆”的  
“三房客”  
——靠外接客衣來維生。  
她自煮自食。  
她自問自答  
有時，在街上看見年青的同行  
她不知自己的感受是什麼：  
沒有了妒嫉和羨慕  
只剩下歎息……  
偶爾，她會想起那墜墜了的  
胎兒  
心中一陣絞痛

她從沒相信過上帝，這當兒  
她却會向上帝懇求原諒……

**六十五歲那年**  
——她死了  
死在一個風雨淒楚的夜裡。  
或是毒癮發作  
或是血管爆裂  
無人知道  
也無人想知道  
“包租婆”掩鼻咒  
當地的僵軀被抬出屋外……  
即使還有遠親  
也不會有人去認屍，  
她沒有現鈔更沒存款：  
只有兩箱舊衣，一付麻雀牌  
還有蒙垢梳粧檯上躺著的  
那個斷臂缺腿的布娃娃……

在《一生》這首詩中，吳正先生用粗糲的文筆，近乎白描的手法，寫一個風塵女子的一生。這樣的人物和吳正先生大概是不會有太多交集的。我想吳先生或許是在報紙某個不起眼的角落裡，看到了這樣一個渺小生命的逝去，有所感而題詩。這個女子的魂魄，一定會被告知，世上有個了不起詩人為她立傳的事情。香港人很多，詩人也不少，但是願意把眼光聚焦在陰暗的溝渠中，為這樣一個卑微無名的“她”花費心血的，又有幾人呢？如果說中年時候的吳正先生就已經達到了極高的精神境界，那麼到了晚年，經歷金融風暴洗禮，就更是有了了一種洞穿一切，放下一切的智慧和豁達。

**節日**  
坐落在日常的曠原上  
狂歡其實  
很孤獨。日落時分  
昨天乘著這條鐵軌來到 日出時  
明天仍將  
沿著這條千篇一律離去  
不設驛站的生命，路  
更遼遠。

這首《節日》用極簡的筆觸寫出了時間、生命和存在的哲思。開頭把“節日”的熱鬧與內心的孤寂放在一起，形成強烈的反差。它讓人意識到，節日的意義並不在於熱鬧的表像，而在於個體與時間的對話。詩人巧妙地把“昨天”“今天”“明天”放在鐵軌上串聯，暗示生命是一條單向的、不停前行的旅途，無法回頭，只能迎接日出和日落的更迭，沿著“這條千篇一律”離去。但是結尾卻有一種灑脫的堅決，遠離感傷的俗套，體現出詩人不滯于物的大境界。

吳正先生的作品還有很多，都各具風格。有的讓人想起泰戈爾，有的讓人想起紀伯倫，還有的讓人想起古代的絕句和俳句。我想說吳先生是這古今種種風格的集大成者。寫詩已達無往不利的境界，可謂是無招勝有招。吳正先生除了智慧，慈悲與悲憫之外，也是一名至情至性之人，他的心永遠年輕。對於我們的世界，永遠有熾熱的愛意。

**溪**  
村姑的趾尖  
在你青苔著滑苔的卵石上

點過  
繼一聲「啊哎」的失足後  
便有了一場  
清澈擁抱豐腴的  
高潮

**江**  
千座青峰為你送行  
萬頃沃原向你告別  
你只是一匹不願回頭的  
浪子

**河**  
我是大地間的動脈  
日夜迴圍著子民們的  
生息

在吳正先生詩集最後的《大千集》中的壓卷之作，《香港印象記》和《我們這一代》中，吳正先生又表現出了濃烈的士大夫精神和家國情懷。他的真摯和坦誠在這個時代是尤為難得的。《我們這一代》節選：

不要說我們是無情義的一代  
我們曾漠視過親情  
但我們是從最冷酷的現實中  
學會了愛與憎的一代；

不要說我們是無情義的一代說  
我們是缺乏賢素的一代  
我們曾漠視過親情我們曾倒退  
逆行過  
但我們却是在今天勇敢地承受了  
幾代人遺下的重擔的一代；

不要說我們是絕望了的一代吧  
我們曾可怕地絕望過  
但我們是從幾乎被消滅了的  
邊緣奪回了自己生存權利的一代；

這是我們這一代啊，  
在最痛苦裡磨煉，  
在最殘暴裡堅強；  
在荒漠的氣候中成熟  
在隔絕的環境中自強；

在飛機上初讀吳先生詩集的時候，他詩作的深刻，豐富和誠摯令我感觸良多，當日我寫下這樣一首詩：

**致抄襲者**  
喝我的血  
吃我的肉吧，  
哈哈  
你終將成為我的家人  
像在聖餐後  
說阿門

我將這首詩發給了夏老師，夏老師轉發給吳先生後，吳先生回復說他的大量作品都被人抄襲了，但是他不想過多追究。這實在是前輩風範。吳先生的詩作是常讀常新的，到目前為止他已經創作了至少三千多首詩歌。晚輩才疏學淺，未能窺其全貌，只能盲人摸象，未免貽笑大方，多言數窮，不如守中。只是感恩在未來歲月裡，有吳先生這樣仁厚智者的詩作和精神長伴左右。

（寫于乙巳仲秋，為“吳正作品研討會”稿件。）

鄒唯韜



吳正詩集《異度驚醒》平裝版和典藏限量版。

